



“金鹰”之谜

〔美〕威廉·马丁 著 言 鸿 译 许邦兴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171245
N1038

“金鹰”之谜

[美] 威廉·马丁 著 言 鸿 译 许邦兴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金鹰”之谜

[美]威廉·马丁著

言 鸿译 许邦兴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9.5 字数: 418,000

印数: 1—40,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78·113 定价: 2.90元

内 容 简 介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出巡波士顿时，当地一代名匠制作了一套精美无比的金鹰茶具，送给总统作为永久性纪念品，华盛顿欣然收纳，带回总统府珍藏。1812—1814年间，美英发生战争，在首都沦入英军之手前夕，金鹰茶具在撤离时遗失，落入后海湾，一百余年后打捞上来，为巨商普拉特后裔所获；普拉特家的世仇路尔设法劫去，在潜逃时船覆没大海，……普氏家族的后代之间为攫取这件稀世珍宝，展开了残酷的争夺。经过一百五十余年，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宝金鹰茶具又奇迹地出现在波士顿时而引起轰动。

小说围绕这件国宝的失而复得的故事，展开历史画卷，通过曲折跌宕的情节，以生动的描绘，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积累资本而进行的残酷掠夺，以及各种矛盾和罪恶。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兴起。

本书为美国畅销书之一。译文朴实无华，生动流畅。

第一章

1789年10月

霍雷斯·泰勒·普拉特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银鼻烟盒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讨厌各种各样的鼻烟盒，因为鼻烟盒全都细小精巧，对于一个独臂伤残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把它打开的。每当他要吸一点鼻烟时，他总是要对这个捉弄他的世界进行一番诅咒。但是在他需要头脑清醒时，又不得不吸一点鼻烟。今天晚上，他需要具有那种象划玻璃刀那样锋利的机智。

他打开了鼻烟盒，拿出一撮黑色粉末，放到他的鼻子跟前。

“爸爸！”他那个十三岁的漂亮儿子带着童音说，普拉特转身向着他的儿子。“你总不会当着陛下的面吸鼻烟打喷嚏吧？”

普拉特环视四周，他的手指象演戏那样恰好放在左鼻孔的下面。“陛下吗？我不是在朝见皇上，小霍雷斯。”

两百名波士顿最有声誉的知名人士，在芳纽尔大厅巨大的三边宴会桌上和普拉特父子俩坐在一起。绅士们都穿着最华美的丝绸、花缎和绒面呢衣服。餐桌上覆盖着爱尔兰亚麻

台布，上面放着各种鲜果和干酪。在十月的薄暮时分，厅中明烛高照。约翰·亨柯克把他私人储藏的红葡萄酒斟满晶莹的高脚玻璃酒杯。坐在亚当斯和地方长官亨柯克之间的主宾乃是美国最高贵的人物。

“我意思是指总统阁下。”小霍雷斯望着桌子的中间，那边有个头发斑白，躯体魁伟的人物在咀嚼一块干酪，而亨柯克和亚当斯两人正在围着他说话。“你总不能在乔治·华盛顿面前吸鼻烟嘛！”

普拉特弯过身子靠近他儿子低声说，“他坐在那两个饶舌的马萨诸塞州人之间已显得不耐烦了。我敢说，现在他自己就想吸一点儿鼻烟呢。”

普拉特吸了些鼻烟，又拿一点放在右边的鼻孔里。他闭上了眼睛，觉得两个鼻孔里全都在刺痒。他张开口，挺直背，急忙去摸出手帕来，可是还没来得及用手帕遮住他的脸，一声喷嚏爆发出来了。华盛顿就象听到了英国毛瑟枪声那样惊得跳了起来。普拉特再一次更加猛烈地打了个喷嚏，大厅中的谈话声全都中断了。约翰·亚当斯忿怒地向普拉特瞪了一眼，小霍雷斯颓然倒在椅子上，数着缝在桌布边上的针脚。普拉特再打了一个喷嚏，发出了最后一阵痛快的咆哮声，然后擤了一下鼻子，向四周环视一番，每只眼睛都在盯着他。

当霍雷斯·泰勒·普拉特要集中他的注意力时，他简直不敢轻易咳一声嗽，或稍稍移动一下脚。他望着桌子中央，而华盛顿却目不转睛地朝着他的方向凝视着。约翰·亚当斯的秃头变得象华盛顿所穿的那件深红缎子礼服的颜色那样鲜红。

普拉特迅速地站起来了。“在那位以善于大发雷霆闻名

的约翰·亚当斯申斥我吸了一点鼻烟之前，请允许我祝酒，”他举起杯子，“为我们联邦共和国的诞生，为新总统的健康干杯。”

坐在普拉特身旁的那位年长的保守派阁员马塞·拜尔司咕哝着说道：“注意听啊，听啊。”

约翰·亨柯克高举着杯子。亚当斯摇摇摆摆地举着他的酒杯。于是，波士顿的绅士们都为总统干杯。

接着，华盛顿缓慢地站了起来，向普拉特举起杯子。
“先生，为你……”

“普拉特，我叫霍雷斯·泰勒·普拉特。”

“普拉特先生，为你，并且为你们全体波士顿绅士们干杯。当然，我们希望你的鼻烟是用优质的弗吉尼亚烟叶制成的。”华盛顿微微一笑，其余的人也都文雅地笑了笑。

普拉特已向总统作了自我介绍。在他后来发言以后，华盛顿就进一步认识他了。他干杯后坐下，在宴会厅里，谈话又重新开始了。

“在典礼结束以后，我一定要把我的一些英国鼻烟奉献给华盛顿先生，”普拉特低声对他儿子说。

“英国鼻烟吗？”

马塞·科尔司插进他们的谈话说，“小霍雷斯，你爸爸可能礼貌欠周，可他对品辨鼻烟优劣的本领是卓越的。”

“英国人懂得怎样配制鼻烟，”普拉特解释，“配用些什么材料嘛。”

“你如此赞扬英国的高超手艺，”拜尔司说，“我倒要怀疑你还算是个保守党员？”

“尊敬的先生，十四年前，英国的王权统治使我发不了

财。如果人们都象我那样效忠的话，那么英国人还会耽在这里，我将依然是个穷汉呢。”

“那你还会有你的左臂。”

“我付出了一点点儿代价。”普拉特微微一笑，可他并不愉快。他那深陷的眼睛和突起的鼻子使他看起来象只猛兽。他是个不肯休息的人。虽然只有三十九岁，但他的瘦削躯体，已经开始伛偻，灰白的头发显得更多了。

拜尔司望着他那只空着的衣袖说，“霍雷斯，不知什么时候，可能你会需要两只手臂呢。”

“尊敬的先生，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左臂，而且比我自己的肢体更加有力和可靠。”普拉特用他的右臂搂着孩子的肩膀。

拜尔司望着小霍雷斯，“这孩子对于自己作为他父亲的四肢之一这一点是否感到高兴呢？”

小霍雷斯并不介意这种讽刺话。“尊敬的先生，我是普拉特家族的一员，总有一天，我要当上普拉特航运贸易公司的大老板。现在，想方设法协助我父亲，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那是最热情的孝心啊！”拜尔司说。

银餐具轻击玻璃酒杯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约翰·亨柯克正在叫大家安静下来。

“留心观看，”普拉特对他的儿子低声说：“你今天的课程就要开始了。”

“总统先生和各位绅士们，”亨柯克开始讲话，“请各位原谅我没有站起来，因为痛风症使我只能坐在椅子上。”

“三天以前，亨柯克还象是个皇家威尔斯明火枪团的士

兵那样，趾高气扬地到处走来走去啊！”拜尔司低语着。

“他没有什么痛风症。”

“这只蠢驴在装腔作势，”普拉特说。“当总统及其侍从人员一行来到时，华盛顿先来看望了他，亨柯克才去回访华盛顿。亨柯克作为本州之长的地方官，目空一切，竟把华盛顿作为他的客人，实在愚蠢之极。可华盛顿并不计较这些，只是吓得亨柯克去作了第一次拜访。为了保全他那虚荣的面子，亨柯克宣称，因痛风症身体不适。他脚上缠着绷带，叫三个人把他抬上马车，然后坐车来到总统寓所，象罗马天主教殉道者那样拜访了华盛顿。”

“这猜谜游戏还在继续下去呢，”拜尔司说。

“是呀。他以前不去华盛顿寓所拜访，而今他却要去吻华盛顿的屁股，拍他的马屁了。”

亨柯克的讲话正到达了一个言辞绚丽的境地。“据说，阁下，马萨诸塞州人和弗吉尼亚州人领导了那次革命，他们和我们一起，将领导一个新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就这样很好。丰富的食物和原料将从南方运来。从新英格兰^①海岸要开出世界上空前的，最勇敢的商船队。我们国家的商业要兴旺发达起来。”

厅里的实业家和商人们，大多数和亨柯克所指的勇敢的商船队利害有关，都拍手喝采，赞美他的观点。亨柯克接受这热烈的欢迎，看作是对他滔滔不绝的雄辩口才回敬的礼物，他象一个和蔼仁慈的君主那样点头致谢，并让这喝采赞美声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再轻击玻璃酒杯。“绅士们，

^① 指美国东北六州地方。

谢谢你们，你们的慷慨仗义真是太伟大了。”

“一定是这样的，”普拉特粗声粗气地说，又一次人人都向他的方向看着。

“普拉特先生，请你原谅。”亨柯克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话。

“先生，我在同意你呀，请你讲下去好了。”

亨柯克瞪了普拉特一眼，而且眼睛一直盯着他，然后继续说：“总统先生，你上一次到这里来是一七七六年，那时，你在三月某一天，把英国人从波士顿赶走，同时，你也驱逐了我们中间那些左袒和同情英国的保守分子。那些人宁愿接受英皇的统治，而不要我们组成的政府。”亨柯克的讲话在普拉特听来，好象是在鼓动群众起来反对一个保王党的叛乱似的。“国家没收了那些逃亡者的房屋和财产，并把它们出售以偿付战争所造成的损失。”

“我可要补充一句话，这样作是最值得称赞的，”华盛顿说。

“先生，谢谢你。但是我们保留了一部份保王党员的金银，有些已制成了器皿，有些仍处在没有加过工的状态。几年来，我们还在争论着如何最好地加以利用。”

“我也同意这样做，”普拉特宣称，但是亨柯克不予理睬。

“现在，阁下，作为波士顿人民献给新政府的礼物，作为波士顿实业家和商人们对新总统亲善的表示，这贵重的金属已制成华美的形式。在呈献这礼物的同时，我要介绍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工艺品制作名家，你的互济会会员保尔·利维尔。”

虽然普拉特再也不能耐心地听他的说话，但保尔·利维尔在波士顿是个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而且他的同行们都在热烈欢迎他。他穿着棕色厚呢上衣，黑色宫廷仪式用的裤子和背心。他年已五十四岁，可看上去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而且长得象他自己的杰作一样漂亮。他向总统鞠了个躬，然后打手势叫一个仆役推一辆车子来到厅堂的中央。

“总统先生，欢迎你回到波士顿来。”

“利维尔先生，这是我长久以来所盼望的愉快啊！”

“尊敬的先生，这也是我们的愉快。”利维尔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就不再多费时间作介绍辞。“现在，总统先生，我荣幸地呈献给您和美国人民一件礼物，我创制这件礼物也是最大的光荣。”利维尔向仆役点点头，仆役就把覆盖在车子上的天鹅绒揭去。“一套金鹰茶具。”

顷刻之间，鸦雀无声。连普拉特都觉得眼花缭乱了。这套茶具好象在烛光中颤动，宛如触及到了圣·埃尔姆的神火似的。波士顿的人们都惊得呆若木鸡。

利维尔用毫无瑕疵的白银创制了三十一件联邦式的茶具：一件象牙柄的瑰丽咖啡壶，一把配着镶板的茶壶，奶瓶，糖缸，倾倒茶叶渣的缸，烧茶用的火钳和送茶的托盘各一件。此外，还有二十四把茶匙。闪亮的银光，优美的线条和精致的雕刻，中央衬着以美国军徽构成的装饰。在每一件直立的茶具之上，都有一只小巧的金鹰，爪子抓着几支箭和橄榄枝，目光炯炯，在银光闪耀的背景上栩栩如生，展翅欲飞。

终于，有人低语着：“好极了！”接着，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喝采声和赞美声。

“铭文，”……利维尔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说……“壶上的铭文是：‘1789年10月29日，乘总统前来波士顿巡视之机，敬献给乔治·华盛顿总统，以资纪念他于1776年3月17日胜利结束对波士顿的包围。’我们希望这套茶具将留在总统官邸，一代代传下去，作为表示我们对乔治·华盛顿尊敬的纪念品。”

华盛顿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荣幸地接受这一套艺术品。”

亚当斯起立，开始祝酒：“为我们的总统和保尔·利维尔……”

一只拳头象铁锤那样猛击着桌子，霍雷斯·泰勒·普拉特跳了起来，尖声叫道：“总统先生，快些搜索高地，你被敌人包围了！”

“那个人神经不正常！”亚当斯咆哮着。

“我要发言嘛！”普拉特又举拳重重地击着桌子。

“普拉特，你小心一点。就因为这样，你过去失去了你那只臂膀啊！”拜尔司说。

普拉特不顾厅内回荡着的神经质的笑声。“伪君子们在赞颂你的名字，他们在阿谀奉承你啊！可是明天早晨，他们就要向你伸手了！”

“先生，你是指那些波士顿的绅士们吗？”华盛顿问。

“我指的是在这个房子里的这些人，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是绅士。”

亨柯克暴跳如雷，象一个码头工人在酒店里酒醉争吵那样，“普拉特，你自己才没有一丁点儿绅士风度呢。”

“亨柯克先生，这倒是一种奇迹般的灵丹妙药啊！”华

盛顿说话带点生气的声调。

亨柯克记起了他缠着绷带的脚，赶快坐下来。“总统先生，这样的说话是难以忍受的呀！”

“先生，事实总是事实，”普拉特叫了起来。“你没有什么痛风症，那套茶具并不是为了纪念华盛顿先生。”

“这简直是个侮辱！”国防部长亨利·诺克斯煽动着说。

普拉特的手，指向这套茶具。“那才是个侮辱！”

“如果普拉特先生在这间房里看不见什么绅士，也许他自己能举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谁是绅士！”利维尔大声说。

听了这个银匠的话，普拉特怒不可遏，好象浑身都胀出了几英吋似的。你竟敢要我做得象个绅士吗？先生，请你看这个！他开始挥舞他那只剩下的臂膀，这是他的一出拿手把戏。“我以前象你一样，曾有过另一条臂膀，一只手和手指，但是在朋冠山战役中我失去了它们和我的一个兄弟。你在马鞍上擦破了一点儿皮就逃避革命，你倒有这样的厚脸皮来要我象绅士一样的行动！当我面对着伪善和愚蠢的时候，我决不会象一个绅士那样行动！”

“胡说足够了！”亚当斯宣称。他召唤卫兵，三个士兵就在大厅后部出现了。亚当斯指着普拉特说，“立刻把这家伙带出去。”

“不需要带走任何人，”华盛顿说。

“总统先生，这个人在这里恶言中伤每一个人啊！”亚当斯指控说。

“先生，他是在发表他的意见。他有权利让人家听听他的话。”在亚当斯回答之前，华盛顿转向普拉特。“并没有

过份的夸张或不公平的插话，你尽管把话讲下去吧！”

普拉特微微一笑，鞠了一躬。正如他所希望的，他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以及其他人的忿怒。“先生，几千英镑已经化在这套茶具上了，公家的钱财本来可以用来减轻一点象我一样的那些人所负担的重税，或者可以帮助那些背叛谢兹上校^①的农民，或者可以帮助哈佛大学建造几座新的楼房。”

亨柯克用手敲击着桌子。“总统先生，我一定要打断他的话——”

“我们要听完他的话，”华盛顿坚决地说。

普拉特现在为自己感到高兴。他看了小霍雷斯一眼，小霍雷斯胆怯地把他的目光从他的父亲那里移到了总统身上。普拉特对他眨一眨眼睛，这孩子的眼睛就再盯着桌布的边。随后，普拉特就作了全面的说明。

“总统先生，你瞧瞧四周，”他继续说：“除了美国的实业家和商人外，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吝啬的公民要是没有希望得到什么报酬的话，是决不会拿出什么东西来的。

“那么，这套茶具也要报酬吗？”

普拉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准备触怒屋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希望从新政府那里捞到好处。”

“什么话！那简直是荒谬透顶！”亨柯克说，一面打手势再要些葡萄酒。

现在，普拉特不去理睬那个地方长官。“新英格兰是美国的造船业中心，当时机到来，新海军要建造几艘军舰时，

^① 革命战争时的美国军官，于一七八六——八七年间在马萨诸塞州领导叛乱。

波士顿的人就希望他们的礼物会使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

“总统先生，”利维尔抗议说，“无论如何，我献出我的时间，并没有一点不可告人的动机。”

“当然没有，”普拉特叫道。“你的动机很明显。如果政府向你微笑，利维尔和儿子就要制造长钉和船底包板，甚至要为几艘新快艇铸造大炮！”

航运商兼私掠船长的安德鲁·卡勃特愤怒地站起来说，“总统先生，这个人在挖苦、嘲笑我们啊！”

普拉特对卡勃特的话付之一笑。“假如我们不用银茶具向政府当局呼吁，新政府可能要考虑对我和你这类的人头上课征关税和其他捐税了。”

接着，还有两个人站起来公开谴责他，普拉特看得出四周的愤怒气氛，象春潮那样汹涌澎湃！

“我是个建筑师，”查理·勃尔芬说，“我对总统表示敬意，难道是为了谋求我个人的私利吗？”

“先生，纽约不会永远是我们的首都。也许总统会给你个机会，让你用奇形怪状的东西去损毁新都的面貌。”

埃列斯·德培，另一个航运商，普拉特的主要竞争者叫道：“总统先生，请你听听，霍雷斯·泰勒·普拉特并不是我们波士顿商人的代表。”

别的人高声嚷嚷，表示支持德培，但是华盛顿不介入他们的争论。在他作了就职巡视两周以后，又在波士顿作了两天检阅和听了颂辞，很高兴地发现这个小小的矛盾。他望着普拉特。

“我购买货物，装运货物，我设法赚钱，都象德培先生一样，”普拉特说，“但是我不拍人家马屁。”

“至少在这间房里的人们都不会奉承人，”约翰·亚当斯大声说。

“副总统最不会奉承人。”普拉特注视着亚当斯，觉得浑身是愤怒。

“普拉特，你太无礼了！”萨缪尔·亚当斯起立发言。他是副总统的堂兄，马萨诸塞州的资深政治家。“你是我们的一个耻辱，该死的耻辱，我要求你立刻道歉。”他望着华盛顿。“总统的宴会也好，不是总统的宴会也好，没有一个称职的人应坐在这里受你的奚落、侮辱。”

“听着，听着！”安德鲁·卡勃特向萨缪尔·亚当斯开始拍手叫好。总统的宴席上爆发出对亚当斯的热烈欢迎，喊叫着要普拉特道歉。人们拍桌顿脚就象殖民地居民面对英国税吏一样。约翰·亚当斯仔细地研究着发言，等待声音静下来，而亨柯克却重击他的酒杯，玻璃酒杯破裂的碎片散落在他的大腿上。尽管闹成这个样子，华盛顿交臂站着，脸上表情冷淡。好象他在希望为他举行的宴会要都象这样结束的。

普拉特表现出极度藐视的样子，眼睛凝视着头顶上面的黄铜枝形吊灯，把手放在他儿子的肩膀上。这孩子不明白他父亲的愤怒，但是他感觉到了他父亲坚持着的骄傲和蔑视。他本能地站了起来。

喧哗到达了高潮，接着又迅速减退。芳纽尔大厅现在是一片寂静。

约翰·亚当斯把手撑在腰上，象一个老板在等待偿付过期债款似的。“先生，你的道歉呢？”

普拉特向副总统鞠了一躬，然后再向华盛顿鞠了一躬。

“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

华盛顿微微一笑。“波士顿的公民有这样的气质，所以毋需奇怪革命是在波士顿开始了的。”

“我等待总统作出决定，”普拉特回答。

“普拉特先生，”在过了一会以后，总统说，“在这厅里的绅士们，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是爱国者。他们不会通过一套茶具来谋求私利，因此你说我们要用这样那样的理由给他们好处，那是对我们的侮辱。这一套茶具可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正如亚当斯先生和汉密尔顿先生已经深思熟虑地商议过的，我们一定要保留这辉煌的装饰品，以便让欧洲看着我们建立起来的统治权威。我要把这套茶具带到总统官邸去，而且在我任期结束的时候，移交给下一届总统。”

波士顿的绅士们文雅地象贵妇人在乐器伴奏的独唱会上那样拍手赞美。

“先生，你达到愿望了。”普拉特和他的儿子文雅地鞠了一躬。

“普拉特先生，谢谢你说出了你的心里话。”当父子俩走出大厅时，华盛顿向他俩微笑致意。

在门口，普拉特转身回到群众中间。“绅士们，我请你们再注意一会儿。今天下午，一艘普拉特公司的三桅纵帆船‘快乐首领号’，在海上航行了三十六个月以后，要进港了。船上运来了丝绸，香料，茶叶和中国瓷器……”他停顿了一下，辨别一下他的竞争者脸上的表情。“……是从广州来的！就在这一刻，还有两艘普拉特公司的船正在通过南大西洋某地，一艘开往东方，另一艘满载着中国的丰富物产，正扬帆向波士顿开来。绅士们，我已经胜利了。我是波士顿第一个